中华古籍保护

蘭亭續考卷一

吴山俞　松

繭紙鼠鬚真蹟不復可見惟定武石本典刑具在展玩無不滿人意此帖所宜寶也

右紹興癸丑歲高皇賜鄭諶本有御筆復古殿書四字下用御筆之寶藏俞松家李秀巖有跋在後

世傳太史箴大雅吟黃庭經樂毅論遺教經蘭亭記皆逸少奇蹟而太史箴大雅吟不復傳黃庭雖有本然殊不

類似後世依倣而託之者遺教經又訛缺過半獨樂毅論字完正精勁絕出此本藏于毘陵高氏云始得之石城已亡其一角所存者三百餘字即其真也其後或見其石者以為玄玉高氏子弟以火試之今遂破為數段石蓋楚石堅瑩似玉而畏火予亦嘗見之然物之不幸有如此者亦可嗟也蘭亭記傳者尤多行草不一竟未見其真本嘉祐中侍官陳留得集賢胡公謹家本觀之與世之傳者不相類而字勢奇絕非後人所能為然予不知公謹果何從得之也治平乙巳予歸毘陵又獲瑯琊摹本而字體乃與公謹所藏悉同其後有永陽守杜符卿題云蘭亭記自永嘉之亂而亡其石刻今存于定武李氏李氏初亦不甚秘而今無能見之者惟府帥下教或得墨本一二而已于是予乃知公謹所藏蓋定武李氏本也杜守真可謂好事者然其傳摹非良工僅存梗槩而失其精神遠矣聊識而藏之然不知異日果能得李氏真本否四月壬辰南陽子厚題于山軒南齋

杜守云蘭亭記永嘉之亂亡其石而張彥遠書斷云右軍修禊事時三十三歲揮毫製序于時

寶之貞觀中入于内府文皇帝令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後以玉匣盛貯隨葬于昭陵然永嘉之亂乃是惠帝惠帝蒙塵辛巳（未）歲至穆帝永和癸丑歲相去四十二年豈非傳之誤耶用誌于此以袪羣惑耳治平乙巳中元日閒堂記

右魯子學本後歸沈虞卿

蘭亭樂毅東方先生三帖皆妙絶然模寫屢傳猶有昔人用筆意思比之遺教經則有間矣元豐二年上巳日寫

東坡跋官本法帖

蘭亭叙世間本極多惟定武本者最佳且有東坡先生跋證可為瓌寶張氏其珍藏之辛未孟春中秋日賀方回云

此蘭亭乃定本也今亦罕見賞嘆無已元祐辛未仲春十八日田畫揚書思趙滂

始鄭正言浩赴貶所其友人告之曰使君官官京師遇

寒疾不汗五日死矣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友為誰田
畫是也蘭亭佳無説蘇子瞻賀方回人所共識由田君
求揚趙又從可知也淳祐四年夏至日長樂潘枋

右一本自東坡而下四跋藏俞松家

劉郎無物可縈心沉迷蠹纏與斷簡求新不獲狂時發
自謂下取且謾眼犄嗟斯人今寔尠我欲從之官有限
何時大呌劉子前跪閱墨皇三復迈

右米元章題劉涇所收唐絹本

永和九年暮春月內史山陰幽興發羣賢題咏無足珍
叙引抽毫取奇札好之寫來終不如神助留為後世法
二十八行三百字模寫雖多誰定似昭陵竟發不知歸
尚有異形終可秘彦遠記模不記揩要録班、有名氏
後生有得苦求高俗説紛、那有是

右米元章題永徽中撫本

予為兒童侍先君旁嘗聞與客論蘭亭詩叙惟取定武
本為最真予初不悟此説今老矣學書無所成信知蘭
亭詩序不可以水墨積習也此軸乃侍郎王彦昭文房
物覩之使人健羨是尤可珍也丹陽蔡肇天啓題

右李鳳山所藏本

先君所藏定本修禊序愛之甚切今觀此刻宜在李孟之間紹興九年歲次己未春三吴吴說跋

右王岐公本藏俞松家

錢及之于工部外郎薛伯常所藏蘭亭曰蘭亭自唐太宗刊在玉石後流落定武民間世以定本為貴伯常尊君道祖世以米薛名者侍其先樞密守定武別以玉石刋一本易民間太宗刻以歸薛道祖長安人也自此天下以長安薛家本為貴道祖又留刋一石在使宇留一石在譙門計之民間所易者一石只定武自有三本然皆經道祖手元用太宗碑本使上石皆善本也及之與伯常游數于其家參之曲折精微得蘭亭妙處一開不能逃也雋道此本真薛家好本也然伯常又說玉石本惟背後有五色蓮花記者為貞觀時本耳此石後來亦不在長安薛家盡道祖死其弟尚書嗣昌奏之宣和之間已取歸汴京龕在宣和殿上靖康丁未燕人載歸沙漠嗚呼中國所存者亦可知矣雋道妙于翰墨方能珍玩之他人有之未必能披玩法書如此也道祖諱紹彭

其幼子伯常諱經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錢及之
中史謹書

右藏俞松家

王羲之蘭亭叙詩真跡唐貞觀中御史蕭翼就會稽僧
得之詔內供奉摹冩賜功臣時褚遂良在定武再模于
石真蹟後入昭陵世不復見自唐以來所傳惟寶定武
本當時印取已多缺去會字此石宣和間又歸內府亦
不復見矣今古摹刻響搨奚翅數十百卒非識者眼中
物按張彥遠書法要録云羲之復書此叙凡三十終不
類初以是知無心之妙亦不自知也能造此理可以學
道僑寓南安觀知白所藏定武真本旅愁頓解建炎二
年五月二十六日宋唐卿謹識

右藏越僧處

王姓之家蘭亭云是唐人所臨後有建中押尾建中乃
李西臺名也以予觀之落筆結字皆是西臺法度此帖
為西臺所摸者無復疑焉陳長方齋之書于唯室之東

右李西臺臨本

翰墨風流冠古今鵞池誰不賞山陰此書雖向昭陵朽

刻石猶能直萬金

紹興十六年歲次丙寅懶拙翁朱元暉在行朝天慶觀
東私居書航之兆窓跋致柔定武本桑澤卿考中已載
云

右藏俞松家

昭陵一入見無從鐫石猶將贗本供八法典刑今在此
筆山天外立三峰
不須苦恨厭家雞自是塩車後學月題兲筆數行書紙背
莫教人喚庾安西

此搨此昜兩風流翰墨相傳不誤授大似曹溪付衣鉢
臨池他日看銀鈎

吾友胡少明教官以王文正家所得蘭亭序惠
其搨王立之定武石刻屢經收守私易此本信
非近年撫搨失真者所能彷彿也紹興己卯上
元日閩人陳長方齊之題于笠澤寓舍

庚申二月復得此本參訂程先祿滕康樞密家
所得本此石寔與滕氏所藏同出一轍

柳子厚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

童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庾翼題云王會稽六紙
二月三十日
右三詩三題並陳齊之筆王沂公本李秀巖有
跋藏俞松家

平生三見唐人摹本蘭亭叙一見泗南山杜氏本刻者
一見周延儁承本一是蘇中書家唯蘓氏本冠諸家本
其傳摸不失真處决非定武石刻所能及然不善為斵
血指汗顏摸書手未免有之
右陳齊之評唐人摹本

數萬言名流品題登載略盡惜無以此軸示之陵陽李
心傳書
右一本六跋沈伯愚所藏本

唐太宗既獲蘭亭叙乃命馮承素趙模諸葛貞之流鉤
模以賜近侍令褚遂良檢校而董之令嗜古好奇君子
尚有秘傳當日賜本近見一本已歸御府矣神物護持
斯為萬世不朽之藏廣宇間石刻莫可勝紀悉以定武
為冣善此蓋是也紹興十九年九月十五日懶拙老人
米元暉書

宣和之末復置書學增博士三員杜從古米友仁與兢
昨兼見任職事一日太上徽皇各賜蘭亭叙石刻一本
其下御筆書云康定二年進尚是定州所貢今觀是本
與向来所賜同今不易得宜珍秘之紹興壬申春二月
六日保大騎省雲来徐兢題

定本蘭亭叙如世奇寶不惟難得亦難辨此盖故家所
藏米徐二公好古博雅與之不疑僕因而識焉幸奕淳
熙辛丑閏月晦日唐季度題

右一本三跋藏俞松家

定武舊刻長安薛氏所藏余政和丁酉歲倅郡次年牧
南陽薛氏子畯以此贈行建炎己酉承之鄉部遭里中
之變已失復得錢塘吴說傅朋題

傅朋赴鎮上饒相遇嘉興觀定武舊本蘭亭真氣凛然
紹興甲申九月十四日雒陽朱敦儒題

余家所藏定武禊帖有三家後得此本絕妙戊申九月
三日觀于攸遇東齋沈虞卿題

是歲冬十一月觀揚伯時路分家藏本與此正同其鐵
題是薛紹彭手書知此為定武真刻無疑沈虞卿再題

蘭亭叙唐世摹本已不復見今但石本耳摹手刻工各有精粗故等差不同惟自定武者筆意彷彿尚存士大夫通知貴重皆欲以所藏者當之而未必皆然觀此本則不容殺矣紹興辛亥季冬石湖范成大書

余從士大夫家見蘭亭石刻多矣皆號定武本雖秘府之藏亦未免雜贋也紹定癸巳脩禊之月舟過吴興欣遇沈公之孫寺丞出示家世所藏二軸望之知其為真也此軸本吴傅朋得諸薛氏而博古如尤王善書如朱范同所鑒賞則又信而有徵矣近嵗士人作蘭亭考凡

蘭亭禊飲叙草號右軍法書第一真墨入昭陵虞褚筆所臨典刑猶在散落人間今復数百鈎搨既多真贋轉雜濃輒過肥纖或病瘦偏勁露鋒規媚傷弱工不勝拙當時無復見右軍大成矣余每獲蘭亭隨以入集晚游都下蘭若得本于老書生云趙清獻公少年學書定武本一見驚喜取較他本果勝不誣遂以壓卷魯直嘗跋蘭亭有云摹寫或失真肥瘦亦自成妍媸各以心會其妙處因題所集云蘭亭會妙紹興辛巳元夕後一日魯

長卿書

右藏魯子年家

蘭亭為書法之祖南中摹倣幾數十本終不若定武者之勝今觀此軸刻畫與使墨皆有佳趣決知其為定武者也然較之予所收者墨色勻重亦打碑者自有不同得之者當寶藏蓋法書盡于此矣石湖居士書

右范致能跋

右蘭亭記曾禹任得之諫大夫毛氏毛氏得之淮陰非近時習訛者也予見元明跋山谷書云山谷謫黔泝峽舟中日日惟把玩石刻一紙蓋此記也故末歲筆法超絕云予聞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頗持此句予寄報

山谷楊萬里

右楊誠齋跋曾氏本

晉人風度不凡于書亦然右軍又晉人之龍鳳也觀其鋒藏勢逸如萬兵銜枚中令素定植堅陷陣初不勞力蓋胸中自無滯礙故形于外者乃爾非但積學可致也昔梁昭明以一語不中廢此敘而不錄後世以絲竹管絃為重複之病至齊梁小兒偽妄之作則信而不疑是蓋微瑕棄玉而以玉表重珉唐太宗親傳晉史倫載斯

文豈無意耶雖然翰墨如此閱千百載終當輝映學海
後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此固右軍期望于士大夫之志
也故吾樂為仲威言之紹興乙亥九月二十七日必大
書

朝士素藏金石刻且殫見洽聞者莫如沈虞卿尤延之
王順伯予每咨問焉淳熙己酉正月五日必大題

唐太宗始得脩禊序命趙模韓政馮承素諸葛貞搨本
賜羣臣而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各自臨摹由是流傳
人間今高宗皇帝臨定武石本則原摹本亦亡矣皇諸
孫臣善鑴好古博雅得紹興宸奎寶藏之屬臣必大記
其後必大嘗伏讀御製御書翰墨志近三千言而稱美
此序無慮數四既曰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
造其原又曰得右軍書手之不置自束髮喜作字晚年
得趣又曰右軍揮毫製序用蚕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
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之字二
十許無同者歷代論書遂集大成方孝宗皇帝在王邸
詔摹寫為日課乃知二聖心畫雖曰天縱亦積學之功
也使羲之復生將云非恨陛下無臣法眼臣無陛下法

耶嘉泰二年三月三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
公周必大謹書

右三跋周益公題

定武本凡湍流帶右天五字全者皆謂在薛紹彭之前然不能知歲月之久近此識善本王順伯謂是熙寧前摹拓于中山者為可貴近見畢少董所藏董氏淳化閣本尤為精好自言為兒時親在定武見青石本帶右天三字已缺壞大觀再見之與舊所見無異則五字未必皆紹彭劖損也更當考紹彭在中山時歲月云樓大防

跋王伯
常本

薛道祖名紹彭珦之子也與米元章劉巨濟相為莫逆之交不惟人物翰墨相上下所蓄法書名畫亦畧相埒今有清閟堂帖名字印章瞭然跋語所謂河東公者也從孫椽近以伯父揚州所藏禊序問清閟為誰誦所聞以告之樓大防

跋清閟居士本

予耕明遠以古帖相易不肯各以其寶余有淳化閣本與此相似而流帶右天尚全謂予耕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明遠姓單名丙文右選之有文者樓大防

跋黃
予耕

本

右三淺樓攻愧題

南朝千載有斯人拈出蘭亭花草春俛仰之間已陳跡至今此紙尚如新

右揚誠齋題表起岩本

慶曆中宋景文帥定武有舉子携此石至郡死于營妓家樂營史號孟永清者見而識之取獻景文景文喜甚不敢私有留于公帑世謂之定本後為薛道祖携以歸長安宣和中有旨取舊石置睿思殿嘗以墨本分賜近臣時先君通籍殿中遂得此本間關兵火之餘迨今數十年秘藏不墜豈有物之護持因書所聞以告來者淳熙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東平滎芑書

定武蘭亭敘凡三本其一李學究本傳為智永所摸薛氏別刻本易以歸長安宣和間歸御府前本是也其二字肥有薛道祖別刻留定武與前本方駕人多誤為舊本非也其三斷字差瘦得于修城役夫後藏康伯可家舊刻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宋元功云嘗從使虜聞在中原楊伯時云與薛氏為姻家定武本以玉石刻背舒

元興牡丹賦併記之以廣異聞淳熙十三年五月十三
日古北平棨芑題

右棨次新二跋桑澤卿考中已載其間三斷石
本今藏俞崧家李秀巖題跋在後

蘭亭皆以定武為貴其定有三各不同始慶曆中宋景
文為帥唐石本匣藏庫中至元豊中薛師正為帥惡摹
打皷乃刻別本置譙樓未幾其子紹彭又別刻易元石
歸長安蓋道祖嗜古工書臨摹盡善三本皆出定武而
宋之所得者當謂之唐石本薛氏父子所刊者即謂之
定武本可也大觀既詔取元易石本龕置宣和殿靖康
時岐陽石鼓共載以北南渡以來舊物多不在後人所
在摹刻不知幾本觀之者有肥瘦剝損取况之説紛紛
不一皆未足為證多取他本較出自然萬萬不侔余亦
嘗以後凡所見參攷兼見楊槃齋所藏薛道祖籤題本
與此無纖毫異故知此本為定武無疑淳熙丁未仲冬
後一日山陰王明清題

右王照王仲言所題本

定武蘭亭叙熙寧中薛師正為帥其子紹彭竊歸洛陽

斷損湍流帶右天數字以惑人宣和間歸御府建炎初
宗澤送之維揚虜騎焚維揚方不知所在此本未斷損
乃舊日定武所撫尤可貴重黃太史謂肥不剩肉瘦不
露骨謂此帖也臨川王厚之跋

前輩論定武蘭亭石本風流秀潤骨肉相称視其筆意
右軍清真氣韻冠映一代猶可想見今觀此帖寧不信
然已未中冬武夷詹體仁

永和歲癸丑羣賢會蘭亭流觴各賦詩風流見丹青右
軍草稧叙文采燦日星選文乃見遺至今恨昭明字畫
最得意自言勝平生七傳至永師襲藏過金籝辯才尤
秘重名已徹天庭屢詔不肯獻記官墮戎兵妙選蕭御
史微服山陰行譎詭盡萬狀徑取歸神京辨才恍如失
何異救六丁文皇好已甚丁寧殉昭陵當時馮趙輩臨
寫賜公卿惟此定武本謂出歐率更採擇獨称善遂以
鐫瑤瓊流傳迨五季皆在御寢扃耶律殘石晋睥睨不
知名意必希世寶氊裹載輜軿帝羓既北去棄與朽壤
并久乃遇知者龕置太守廳或云政宣間此石歸紹彭
又言入內府宣取恐違程焚膏繼短晷拓本手不停疊

紙至三四肥瘠遂異形南渡愈難見得者輒相矜我見
十數本對之心欲醒汪侯端明子嗜古自弱齡錦囊荷
傾倒快覩喜失驚帶流及右天往、字不成而此獨全
好護持如有靈尤王號博雅異論誰與評硬黃拓摹寫
唐人苦無称價本滿東南瑣、不足呈猶有婺與撫碔
砆近璜珩右軍再三作已覺不称情心摹且手追安能
致筆精響搨固近似形似神不清不如參其意到手隨
縱橫況我筆素拙何由望羣英近亦得舊物庶幾窺典
刑此本更高勝著語安敢輕孤風邈難継悵望冥鴻征

攷媿題汪季路本

悵望當時真蹟臨摹所在支分千載但称合作誰能有
感斯文

定本為世第一此文在定武前今日錦標玉軸向來不
直一錢 跋袁起岩本攷媿

東遊登會稽祇見蘭亭不見碑北過中山府欲訪此碑
不知處間從故家看墨本如此二者絕難遇曾經耶律
氊裹去至今胡虜猶知慕時將一二餽虜使持歸往、
快先覩未知玉石真在否要比江南終近古他日縛取

呼韓作編戶勒銘歸來過定武只問君王乞此碑打向
人間莫論數攷媿題羅春伯本

余三為蘭亭作詩姚江施令尹家世好古所藏
定武略與季路者相似披玩不已欣然為題其
後四明樓鑰

慶元戊子唐阜民予南趙師夏致道武子以是日修故
事于此地武子出示同觀相望八百四十有六年矣懷
想風流為之慨然

觀蘭亭當如禪宗勘辯入門便了若待渠開口堪作什
麼識者一開卷已見精粗或者推求點畫參以耳鑑瞞
俗人則可但恐王内史不肯耳余平生見佳本亦多然
如武子所藏不過三四真可寶也慶元庚申重九日笠
澤陸游書

莆人陳讜正仲借觀于越上齋宮是本真定武二三百
年前本也宜珍藏之嘉泰元年八月初八日

嘉泰元年八月上休日南豐曾喚茂昭觀于越之棣華
堂

常叔度徐淵子同觀于西湖張園壬戌四月廿四日是

日微風小雨

嘉泰壬戌冬至後五日林成季周南朱𡒊趙汝譡朱元紘滕晟別旴眙施武子于虎丘同觀書畫武子弟寅宏往見定武蘭亭後有毕少董所題與此正同真奇物也

甲子七月二十有三日閩中張嗣古敏則

曩年沈揆虞卿蓄蘭亭叙刻凡百餘本予嘗見之要各有所長而以定武刻為冠予問沈何以別其為定武本沈以斷損湍流帶右天字為驗今觀王順伯跋云木斷損前本尤可貴重則是沈之前說尚未盡也以是知見聞不可不博聞禧丁卯正月望題倪正甫

李壆真德秀任希夷同觀嘉定癸酉中冬二十五日玻琭泉上題

定武禊叙有三曰肥曰瘦曰五字損本予皆舊藏焉今又得此肥本于施武子因以識之嘉定戊寅重九日古汴向水若冰甫

右不損本自王順伯而下十三跋藏俞松家

鄱陽洪景盧　梁溪尤延之

東平范東叔　括蒼梁昭遠

三山黃㚖卿　丹丘謝子長
延平鄭千里　長樂黃邕父
雲川倪正甫
淳熙丁未孟夏六日觀于羣玉亭 秘書省印
括蒼王誠之將命出使三館之士餞于史退傳北園攜
李沈虞卿出此書示坐客同觀者凡十四人鄱陽洪景
盧邁
錫山尤袤延之　三山高子雲曇
無諸黃倫㚖卿　山陰莫叔光仲謙

蜀范仲藝東卿　括蒼王信誠之
延平鄭驤千里　濟陽李巘獻之
長樂黃唐邕父　渠江王叔簡敬文
吳興倪思正甫　臨江羅點春伯

右一本兩經題名藏俞松家李秀岩題跋在後
上即大位之初擢以國子祭酒召入都越旬日被命使
燕過定武得此本然非舊刻也顧修程萬里犯暑馳驅
而歸槖有此亦可喜也後三年來守吳門遂以頃歲所
得別本裝為一卷北望故都回思經行之地撫卷慨然

因書于卷後紹熙壬子仲冬四日揆題

右蘭亭修禊敘劉餗嘉話云蘭亭敘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僧智永得之隋平陳或以獻晉王即煬帝也僧智果借搨不還後果死歸弟子辯才唐太宗為秦王時見摸本喜甚從歐陽詢求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貞觀中搨十本賜近臣世言遣蕭翼詭計取之者妄也後遂入昭陵溫韜發唐諸陵蘭亭復出人間世所傳摸刻本極多而獨貴定武本者自山谷始所謂彷彿存古人筆意者是已此刻是定武舊本慶曆中韓魏公守定武有李學究者得此刻魏公力求之乃埋石土中刻別本以獻李死其子稍稍摹以售人宋景文為帥伶人孟永清得之以獻景文景文愛而不敢有留于公帑元豐中薛師正樞密為帥携石去其子紹彭道祖刻別本在郡大觀中次子嗣昌始納之御府龕于宣和殿後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或云道祖于定武舊本剜去湍流帶右天五字以惑人或云道祖刻別本剜去此五字未知孰是尤延之云此舊本蓋道祖未剜去之前摹拓者尤可愛重也延之平生所見禊帖不一其言當可信携李沈揆題

右二本沈虞卿題

歐公所得蘭亭凡三其一得于王沂公家此本是也授為太學正時同舍生章澥為余得之其族人家今二十有一年矣撫卷感慨豈惟山陰勝游成陳迹而已哉紹熙癸丑正月十日書于姑蘇郡齋

右藏俞松家李秀岩題跋在後

唐硬黃紙雙鉤蘭亭叙字皆率意為之咸有褚法見馮承素之流所搨馮本無復可疑此書當下真蹟一等非知書者未易道也昔南宮米舍人芾元章書史有云樂毅論天下真書第一蘭亭叙行書第一也縫有半書印乃米氏寶晋書印後有忠孝之家印即吳越錢氏印及有趙景道進德齋印盖已經名公鉅卿賞鑒矣乾道二年中元前一日獲于錢塘故人杜可升〻之因手裝于行在祥符寺張堯臣跋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事物皆然而字畫為尤甚世之法書亘古窮今王逸少為稱首永以為訓不可復加然精粗真偽在當時在後世或猶有疑者逸少嘗作意書表上穆帝〻使張翼擇紙色長短相類者臨寫而題後荅

之視亦不覺詳視乃歎曰小兒亂真乃爾耶在當時已
自疑如此唐初去永和猶未遠相傳以敘草為遺蹟之
冠太宗寤寐求之以王氏家傳在其孫智永弟子辨才
處因房玄齡計得之及攷紀聞所載乃云元草為隋末
時五年一僧所藏誓與死守太宗以威驅勢脅而又得
之二說不同則此敘真蹟又有可疑如此自匣殉之後
獲見硬黃響搨者且為欣幸迨于明皇始刊之于學士
院洎顯宗朝又刊于翰林待詔所攷其二石一乃懷仁
所臨前瘦而後肥一乃王承規摸刻豈殺得所轉搨精

神至石晉時耶律華藏北去遺是石于殺胡林遂號為
定武本亦不知其為學士院本耶或待詔所本也後汴
京書坊亦刊一石咄咄逼近而摹手差劣識者謂之贋
本時人鮮克致詧而墨本茲為可疑宣政初薛紹彭易
定武石歸藏于家敲刷過多駁駁剥裂上之天府更以
他石别鐫真致疑滋甚二百年間博雅君子家摹而戶
刻之無非根苗于定武本其庸工者駮乎無以議為而
精緻者得真十六七互相詆訾而收藏者為疑又將如
何自非得之之真傳之之的雖明察秋毫欲決其近似

之惑亦契乎其難哉叟槐仙祖政和間為博士日得是
本于定武之故家携歸秘篋示為子孫矜式淳熙中闔
入伯父位愛護惟謹近為鸞碑者所得不期而遇若有
神明呵禁之者价驚喜之餘亟以倍價復歸較之所集
蘭晼數十本何啻驪珠之與魚目瑜瑾之與碔砆筆勢
自然精微適勁玩味不能釋手信乎其為王承規舊本
也因驗諸易得卦之睽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
異蓋始焉同于槐堂而中也異于闔析初九曰悔亡勿
追自復蓋幾為鸞碑負之而走幸終歸于我上九乃曰
羣疑亡也蓋家傳之可信而絕無前所謂數者之疑吁
合極而睽、極而合至理所存非偶然者謹熏沐裝軸
永為青氈之藏抑當思其信以守器之誼則其傳所無
忝耳嘉定己巳中秋鄭价裕齋誌

右二本二跋鄭叟槐本藏俞松家

蘭亭博議余友桑君澤卿所輯也余挈故書入山陰結
廬茂林脩竹間訪問王謝諸人遺蹤但見壑流岩秀雲
物興蔚而已既而于屋東得鄰士地數畝益藝卉竹治
堂觀又有以汪龍溪家所藏禊圖見遺者乃揭之屋壁

聞又有舊藏定武石刻亦設諸几席日與兒輩來游觀
圖玩字如與王謝諸人相接一日澤卿忽携博議見過
予驚且嘆曰此越故事也吾曹不能為之而澤卿所編
其勤且篤而又精贍貫串如此余每謂右軍召為侍中
尚書皆不拜又擢護軍将軍仍不就至于兒娶女嫁便
有向子平之意綾、書辭間其識宇度量似非江左諸
賢所可及天若佑晋使昌于事業當不在司徒叔太傅
公之下而論者僅推其研精篆素盡善盡美而已吁是
何其不知右軍者耶繭紙一帖辨者多矣自有確論固
不復云獨爱吾澤卿續證詩書之系膏肓大雅之傳凡
所考訪一一詳的直有括囊流俗包舉藝文編該緗素
殫極丘墳之意因以叙博議且以策兒曹之苟簡鮮工
云開禧元年十二月望日四明高文虎書

右藏楊叔憲家

嘉泰壬戌十二月因與鄰人湯升伯過童道人許見此
禊帖知是烏臺盧提點者所藏定武舊刻後數日雪後
更欲雪上車寒凜因詣童買得之白石道人堯章

廿餘年習蘭亭皆無入處今夕燈下觀之頗有所得漫

書于此癸亥三月十二日白石

天下能事無有極其至者袁昂謂王右軍字勢雄強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歷代寶之永以為訓然右軍在時師法平南王廙又衛夫人書大雅吟賜子敬右軍亦審臨學同時有荀輿字長倩寫狸骨帖右軍自謂不及也大抵右軍書成而漢魏西晋之法盡廢右軍固新奇可喜而古法之廢寔始右軍亦可恨也今官帖中有張芝章帖皇象文武帖鍾繇宣示帖王世將廙上表二首其筆高絶具存古意而宣示帖乃右軍所臨不失鍾法也右軍之前既多名書右軍同時又有世將李衛王洽謝安珉珣諸人皆妙于此故蘭亭不見稱于晋而至隋唐始顯耳癸亥六月九日白石書是日天乃大熱

右一本姜尭章三次題跋藏俞松家李秀岩有跋在後

蘭亭出諸唐名手所臨固應不同然其下筆皆有畦町可尋惟定武本鋒藏畫勁筆端巧妙處終身效之而不能得其彷彿世謂此本乃歐陽率更新臨予謂不然歐書寒峭一律豈能如此八面變化也此本必是真蹟上

摹出無疑學右軍書者至蘭亭止矣今世所傳石本刓一角者皆定武所自出也然其工拙妍醜如人面之不同覽者自當具眼可耳又定武一石前輩紛紛各有異論既自具眼定知所擇定不向人言下轉也此卷有山谷題字山谷之言云爾乃知當時真贗混淆久矣山谷之孫字子邁今為農丞過予見後題欲乞去予不忍與以為去此題則蘭亭廢矣因用翰者文及甫之字多見其名于書帖後雅尚如許亦足以贖粉昆之瘋矣嘉泰壬壬十有二月白石道人姜夔堯章書

右蕭千巖所藏本

余幼侍先君見薛氏子為先君道定武修禊敘刻頗詳薛之伯祖師正嘗帥定武謂初得此刻于定武之穀胡林後置郡廨歲月久矣薛至定士大夫乞墨本者踵至薛惡摹打有斁自刊別本留譙樓下多持此以授覓者盖先後已二刻居卞何薛之子紹彭私又摹刻易元穀胡林本以歸自是定武所藏殆薛父子所重刻二本耳政非舊物也然好事稽究源流次第真贋各據所聞以定勝否年來有劖本之說謂薛所得穀胡林本欲以自

別乃取湍流帶右天五字各刓一二筆私以為記又有
取況之說謂定武者于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
如丁形紛紛之論莫知孰是然予獨信薛者蓋其家親
見而身歷之豈今所謂定武本者或出于薛氏父子所
重刊者耶抑所扶歸者中更多故將又轉而之他也今
觀順伯所藏余亦未敢遽以薛語刓本取況之說為證
然在等輩宜称第一余雖隨羣嗜此所蓄盖未敢信是
夫以右軍平生得意書一字一筆皆足以心會而神遇
要不必苦計較毫釐疑似之間余自此更當訪佳本以

求正于順伯云　袁起岩題王順伯少卿本

頃歲有薛氏子為先君道其族伯紹彭定武蘭亭帖三
本始末語與前輩略同去春予跋王順伯定武本嘗及
之矣蘭亭帖距今歲月滋久本既弗一好事者說又紛
異然物之珍謬雖相去毫釐吾人一具眼目少加訂正
便可盡見如順伯與今李路所藏一見知為至寶物也
以肥瘦別定本先後本亦是要論余留都下九年士大
夫家所有幸數見之往往筆瘦而刻畫太明者甚多校
之肥本自永和九年而下只此一行其運筆自然氣象

渾厚已不可及其間如會有風流紜暢清可浪猶齊攬
数字相去尤不勝矣天淵他皆如此又肥本字畫之旁石
紋自然皺動如輕烟籠染拔拭未去之狀俗語謂之粉
紋此尤不可偽為前歲見范元卿所藏渠却未深信肥
本人固各有見也尤延之領袖博雅定武石本偶未得
刮目嘗見沈虞卿之本似不減順伯季路者余雖隨羣
嗜此而所儲未確僅有一二可以備遺然兄未有以頑
頑于尤沈王汪之門可也 袁起岩題汪季路大傳本
富沙袁説友敬誦蘇富諸鉅公題跋注想典刑如生乎

其時也輙冐不避書歲月于下方 袁起岩題唐人臨本
永和九年暮春日蘭亭修禊羣賢集含毫欲下意已先
媚日暄風佐摇筆當時一筆三百字但説斯文感今昔
誰知已作尤物看流落人間天上滑天高地遠閟不示
僅許一三翻摹勒忽然飛上白雲俱徑入昭陵陪玉骨
識真之士已絶少真者一去歎難覓紛紛好事眼空眩
只把殘碑慕真跡蕭郎初去明真贋定武傳来方甲乙
如丁如丙辨形似不顕不露分肥瘠人已無復見風流
漫費精神搜得失臨川先生天下士古貌古心成古癖

搜奇日富老不厭如渴欲飲飢欲食牙籤軸不止三萬
集古已多千卷帙有時暫眼道旁見倒屣迎之如不及
平生著意右軍處並蓄兼收一何力賞音本在筆墨外
何必此優而彼劣清波萬頃渾一點明月一輪雲半入
是中元不礙真趣氣象典刑尤歷〻知我罪我春秋乎
政爾未容言語直我方隨羣厚其嗜門戶弗强綫僅立
幾年冥搜政無那剩欲流延分半席閱公善本三四五
不覺長歌書卷側羲之死矣空費公家九萬牋安得斯
人寫金石

右三跋一詩袁起岩題內所題王順伯詩本藏
俞松家李秀岩有跋在後

予嘗觀歐陽文忠公題是書是知真本已葬昭陵唐末
之亂昭陵為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画皆剔取其金玉而
委棄之于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跡復流落于人間我宋
太宗皇帝購摹所得集為一卷俾摹傳之時以分賜近
臣今公卿家所有淳化法帖是也獨蘭亭真本亡矣自
唐以來傳本雖多皆以所藏舊本轉相模傳失真殊甚
而皆不同間或得其一二爾此本先朝頃得之于表兄

羅山宰王子敔盂其奉使虜庭歸以為贈藏之踰三十
年矣嘗以諸本校其優劣獨此為冠今所謂定武本者
是也故特寶之以為揩式因知傳刻者尚爾造妙想其
真蹟宜如何哉嘉定十六年歲在癸未六月望日樂靜
居士永城劉光朝明遠䟦

右藏俞松家

禊帖趙唐乃有湯普徹趙摸韓道政馮承素搨本皆不
如永禪師褚河南所臨惟柳誠懸自用柳法作大字雋
奇特甚今工部公所書生氣凜、儼然魯公柳莫及也

公在高宗臺閣孝宗省曹名節議論奕獻典刑皆足以
標準兩朝儀刑諸老而一本諸學晚來東臺訪舊事風
流散來猶被晋人士清哉孫𢦏世官拜遺像清白雅亮
挺、祖風須聽宗陰遺越以珙一香世、如彼渚蘭乃
若衷上祖以書導自羲獻二十八人直可陋視方慶嘉
定十二年八月日高似孫書

右高疎寮題俞工部樗所寫禊序

之茂為兒童時侍先祖龍舒府君常見几間眷舒蘭亭
會妙喜動顏色抱之茂于膝上指示且曰此王右軍蘭

亭修禊序草也筆意精妙于時寶之劉餗蘭亭嘉話云
蘭亭叙自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僧智永借得之隋平
陳或以獻諸晉王即煬帝也僧智果借搨不還後果死
帰弟子辯才唐太宗為秦王時見摸本喜甚促歐陽詢
求之武德二年入秦王府貞觀中搨十本賜近臣世言
蕭翼取者妄也後遂入昭陵温韜之亂發唐諸陵蘭亭
復出人間世所傳摹刻本極多而今獨以定武為貴者
自山谷始所謂彷彿存古人筆意者是也慶曆中常魏
公守定武有李學究者得此刻魏公力求之乃埋石土
中別刻本以獻李死其子稍稍摹以售人宋景文為師
伶人孟永清得之以獻子京子京愛而不敢有也留于
公帑元豐中薛師正為帥攜石去其子紹彭道祖刻別
本在郡大觀中次子嗣昌始納之御府龕于宣和殿後
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或云道祖別刻本剜去湍流帶
右天五字又云剜去者別本也今此數本字皆全又
云此皆未剜去之前模本也傳刻既多工有巧拙自各
有其妙然真跡已千百年不可復見矣故題之曰蘭亭
會妙之茂痛念先祖誨言時已七十年矣遺墨如新不

覺感愴墮淚遂書于後

右雪帥魯伯秀跋家藏本

孫叔詣叅政以所被賜本刻石會稽而薛嗣昌所得長安崔氏本亦刻在浙東倉司

抑公推揩書禊序既天朗為天駘不知何意

右二說秀岩李先生筆記

蘭亭續考卷一

蘭亭續考卷二

吳山俞　松

魯氏此帖藏之有年而壽翁表出之非篤好何以至此後山陰修禊之八百六十有九年中冬月上朔日蜀人李心傳觀　淳祐初年題魯雲林所藏本

董丞旨者名誠劉信叔子壻也劉氏世為貴將則此帖由來可攷矣鐫去五字所傳亦不同昔右軍既書此文甚自愛嘗更書之無能及者則謂蘭亭不見称于晉恐未為確論也摹抄墨本尚爾況其真蹟耶淳祐辛丑歲

十有一月庚子哉生魄越六日乙巳秀巖老人李心傳

題姜堯章所藏本

紹定之季歲予罷史職歸巖居春三月過禦溪沈虞卿侍郎之孫提舉君以家藏禊帖似余求識其後秋九月過梁溪尤伯晦仲晦方里居邀予與蔣良貴共飯日加巳已速客席間設大几錦摽玉軸堆積其上余雅聞遂初圖書之富也亟起觀之則多元老鉅儒所嘗鑒賞者良貴指其尤者謂予各題數語觴每行趣輒更一二軸遲明飲散予遽解舟今不憶所題若干卷亦不憶有無禊帖在其間也淳祐初年小寒節前五日俞壽翁走价以此帖示余寔沈誠卿于羣玉暨史園兩嘗出似坐客者十有六人大抵二熙名士其間盖有出處與除替對者而尤公遺墨在焉其為定武真帖不疑矣前後同觀者自是右軍輩人物書翰其一也後之覽者又當有感于斯文陵陽李心傳書 俱內相所題本

俞壽翁寄似禊帖四皆定本也但筆迹微有肥瘦之不同耳聞諸前輩謂此石將歸天上好事者疊紙以拓之紙在上者字微瘦理宜爾也此帖差瘦勒余一見之便

覺與沈貳卿家本相類視壽翁所評亦然因識其後淳祐元年冬十有一月乙巳研溪李心傳　劉明達所藏本

此帖嘗經思陵賞識無復可議况後有驪珠三十六耶思陵本數黃書後以偽豫遣能黃書者為間改從右軍而紹興之初筆勢已如此乃與戒石銘字體頓異殆天縱也鄭諶寺人中之初能詩者上雖以此帖畀之未幾屬鞬之際復以其交通士大夫而止盖畏公議如此後百有十年承議郎臣俞松以示前史官臣李心傳因憶傳聞恭識其後　高皇賜鄭諶本

此卷不知何人所作觀其意象殆二人初相見時也或謂當作老僧倉皇頭叩口呿而不能合之狀乃為真失蘭亭耳昔政和画學以午陰多處聽潺湲命題衆皆作清流激湍而聽者坐其側最後納卷者獨為藤蔓膠轕樹影正中而有人屬耳于崩崖亂石之間上覧之以為真聽潺湲者遂除畫學録然則摹寫之工固不在乎泥其迹毋亦對談之頃而蘭亭已落吾度中耶壽翁試評之淳祐二年春正月甲午雲濱病叟書　江南蕭翼取蘭亭圖

余嘗評壽翁四禊帖以瘦本為勝後見周益公之説亦

然壽翁復以二帖示余亦瘦本也沂公作相時定武石以未刻豈其子孫所藏耶淳祐壬寅雨水節雲濱病叟李心傳書　范文正公所藏本

余既題此帖後五旬有一日壽翁復以示余反復觀之真善本也以集古録考之當嘉祐中定武民間石刻已出但未入公廨耳然世傳薛紹彭易之以歸長安後其弟嗣昌獻諸朝今觀嗣昌大觀初題識乃以為得長安崔氏所藏本真跡而刻之則又非定本也蓋薛本幸存靖康北狩之日而復逸于建炎南渡之時自是絕迹矣今壽翁訪求至十數帖而未見其殆有蘭亭癖耶心傳嗣書　再題范文正公前本

集古録所收蘭亭四刻王沂公家本纔居一爾而陳沈二跋咸稱焉或疑其有一誤然沂公家自有石則摹傳宜不止此但渡江之後所存絕少滋為可愛耳虞卿鑒賞甚精茲壽翁所以為據也歐公録沂而舍定武謂其纖毫無異不必並列爾非有所輕重也淳祐壬寅歲清明後五日蜀人李心傳觀　歐陽文忠公所藏本

此帖信美矣惟室以為王沂公家本蓋有所指第併指

定武石則似未深考耳歐陽公既叙泝本而繼之云又
有別本在定州民家二家各自有石校其本纖毫無異
故不復録然則二本皆佳也奚必以定本為貴哉惟室
紹興名士也余嘗得其步里客談一編今又見其三詩
風流可想矣淳祐壬寅歲季春之四日雪溪病叟書泝王
公
本
德壽臨蘭亭世所藏者不一而垂針蟹爪之體各具真
宸筆也但摹刻者視真蹟為稍腴耳嘗聞晉安恩平宗
藩並立之時上各賜以所臨蘭亭而批其後云依此進
五百本其後重華書七百本上之而恩平訖無所進盖
勤怠之分天命之所以去留也書帖云乎哉淳祐二年
修禊日承議郎臣松以真蹟示臣心傳恭題其後高皇御書
臨寫
本
壽翁以三禊帖示余其末用青社忠臣曾孫之印盖曾
咸熙家所藏也咸熙建炎初帥京東死國難余聞定刻
以瘦本為貴而此首帖特秀潤昔歐陽文忠公評李陽
冰忘歸臺等諸碑謂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處欲合故
多瘦細時有數字筆畫偉勁者乃真跡也然則此帖殆

亦活石所刻但摹打有先後故潤瘦不同耶反復視之涵為可愛其他亦不足較也淳祐壬寅歲長至日秀岩李心傳審定 曾公叙所藏賜本公叙為京東帥之死難也博士錢糸謚曰則愍執政慊之改曰威

論漢魏法書後此者東晋為第一就晋人論之右軍又為第一右軍遺墨流傳至國初者尚數十紙而蘭亭臨本特為士大夫所稱余嘗見壽翁所藏蘭亭石刻凡十餘而此最後出盖曾魯公家故物也定本始見集古録中後六十年乃歸御府曾公所藏豈其居揆席時欲與歐陽公俱得之耶或謂右軍風流人物與謝太傅自是輩流不應尚以筆札之工為貴余謂有如此人作如此字乃為第一宜壽翁之寶藏而無斁也淳祐横艾攝提格皋月幾望雲濱病叟李心傳書 曾魯公所藏本

定刻得薛氏父子而題觀道祖臨帖殊可貴愛豈心誠求之、故蘭亭自入渠筆端耶如未能然匠意經營終不近爾帖藏卞山已久今乃入于樂溪歐陽公所謂物常聚于所好者是也淳祐二年孟秋九日雲濱病叟李心傳題 薛修撰道祖臨寫本

此榮氏賜本真定刻也但次新謂慶曆中宋景文帥定

武得此石留于公帑則小誤景文鎮中山在皇祐中墓碑可考建炎初宗元帥守汴都得此刻致之維揚行在渡江時失之自是絕跡余嘗讀洪丞相隸釋云碑刻不必問所從但以書之工拙為斷此帖既佳而其來復有自非壽翁篤好之未易致也淳祐二年五月端午雲濱病叟李心傳書

榮次新所題賜本

王順伯好古博雅在二熈間為第一所藏諸褉帖尤遂初極稱之袁起岩所賦茲其一也賞音本在筆墨外何必此優而彼劣其然耶其未必然耶壽翁試評之淳祐壬寅歲秋八月哉生明雲濱病叟李心傳書

袁起岩賦長篇王順伯所藏本

壽翁以此軸示余石既中斷故缺十六字、亦瘦勁榮次新所謂第三本也康生朔南遍歷至乾道間尚存此帖未知何時歸卞山今又易主蓋余行四方所未見者茲為可貴也淳祐次年龍集攝提格旻天中月皇極之日雲濱病叟題

葉石林所藏定武斷石本

王右丞所畫蘭亭圖祐陵標題仍書何延之所作記于後逮今百三十三年矣爰自火龍騎日以來天上圖書

散落人間不知其幾其至江左者僅毫芒耳臣松得之
以示臣恭攬流涕記中數字殆是筆誤讀者以意屬焉
可也王圖已經膚鑒故不復論淳祐二年白露節日前
史官臣李心傳謹記

徽皇御題王維蘭亭圖
又御書何延之蘭亭記

秘府藏祐陵書百餘軸臣三入承明備見之矣大抵政
宣間所賜臣下親筆也紹興日曆載高廟聖語云近有
進先帝御札者宸翰小墨皆人偽為之時渡江未久也
而贗本已出矣何耶淳祐癸卯二月幾望臣松以帖示
臣恭覽再三筆勢似與秘府所藏稍異因憶蔡絛史補
政和初宰臣言近降御筆有不類上書者上曰比得一
工製筆其管如玉而鋒長幾二寸是以用之作字軟美
乃知崇觀政宣筆法固已不類此帖殆崇觀間所作也
帖中領晤悵三字咸從右軍之舊不復釐正盖自來臨
摹之本如此惟麗字特有所避故與諸本不同云前史
官臣李心傳恭書

徽皇御書臨寫絹本

蘭亭續考前一卷其間有松所藏本與他人所藏者合
為一卷後一卷皆松所藏嘗經秀巖李先生品題命工
鋟板以貽同志淳祐甲辰中秋日書于景歐堂

正德間吴人柳大中僉嘗藏書萬卷特以抄本鬻于嗜古者此冊亦出諸柳氏云係宋刻大字本搨之又有桑澤卿蘭亭考十二卷藏于家今大中已矣所藏皆散去余偶得之華少岳忽病疒不能執筆乃命病兒手搨以供老境清玩復綴數語末簡云嘉靖乙卯抄秋廿二日

句吴茶夢散人姚咨時年六十有一

南書房舊講官
朱彝尊錫鬯

北京圖書館藏